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# 写真幻 雪月梅传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雪月梅传·写真幻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雪月梅传

清·陈朗



# 目 录

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1 回  | 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| 何公子遇仙偕伉俪 | ..... ( 1 ) |
| 第 2 回  | 拆姻缘仙姊失仙踪 | 病膏肓家人弄家鬼 | ..... ( 7 ) |
| 第 3 回  | 小女郎生骗别家乡 | 老杀才冥责填沟壑 | ..... (12)  |
| 第 4 回  | 失胞亲访旧遇贤东 | 重世宜留宾报故友 | ..... (17)  |
| 第 5 回  | 携娇娃外室庆生辰 | 遇奸徒长江遭陷害 | ..... (23)  |
| 第 6 回  | 毒中毒强盗弄机关 | 诈里诈浪妇排圈套 | ..... (28)  |
| 第 7 回  | 施巧计蠢金夫着魔 | 设暗局俏佳人受骗 | ..... (33)  |
| 第 8 回  | 许雪姐侥幸全弱质 | 曹传如得意逞豪华 | ..... (39)  |
| 第 9 回  | 无情棒妒妇肆凶威 | 送命绦娇姿瘞荒冢 | ..... (44)  |
| 第 10 回 | 戏娇姿众狂鬼欺孤 | 怜弱质老封君认女 | ..... (50)  |
| 第 11 回 | 遇萍踪英雄双结义 | 报凶信郎舅两伤心 | ..... (57)  |
| 第 12 回 | 金兰谊拜两姓先茆 | 儿女情托三桩后事 | ..... (63)  |
| 第 13 回 | 践冥约三姓喜奇逢 | 返香魂千秋称异事 | ..... (68)  |
| 第 14 回 | 回阳世义妹胜同胞 | 遇异乡贤东成至戚 | ..... (74)  |
| 第 15 回 | 试铁弓叔侄显英雄 | 解玉环刘苏结秦晋 | ..... (81)  |
| 第 16 回 | 扣禅关菩提三指觉 | 施武勇英杰两倾心 | ..... (87)  |
| 第 17 回 | 洒别泪征途重气谊 | 叙情肠绣阁惜分离 | ..... (93)  |
| 第 18 回 | 乍施威强徒齐授首 | 重聚义昆季共衔杯 | ..... (99)  |
| 第 19 回 | 廉县令因公留壮士 | 贤操江为国举英才 | ..... (105) |
| 第 20 回 | 殷壮士立功辞叔婶 | 程察院破格重英雄 | ..... (111) |
| 第 21 回 | 识英雄海疆当险要 | 遇弟妹湖畔诉衷情 | ..... (118) |
| 第 22 回 | 识小妹征棹解离愁 | 得娇女慈帏添喜色 | ..... (125) |

- 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23 回 | 华秋英急智刺淫倭 | 何仙姊幻形救淑女 | ..... (132) |
| 第 24 回 | 说兵机无心得佳偶 | 设险伏有志建奇功 | ..... (138) |
| 第 25 回 | 喜聚首最苦别离多 | 望音书偏叹鳞鸿杳 | ..... (145) |
| 第 26 回 | 报远信巧遇远归人 | 觅幽栖专拜幽居叟 | ..... (151) |
| 第 27 回 | 老道学论交成水乳 | 小仙娃识相别贤愚 | ..... (158) |
| 第 28 回 | 去炎威故里访亲知 | 纳清凉异乡逢骨肉 | ..... (164) |
| 第 29 回 | 俏娇娃拜继老夫人 | 贤能妇管教呆公子 | ..... (170) |
| 第 30 回 | 真铁口五星断休咎 | 程操江一语解纷争 | ..... (178) |
| 第 31 回 | 爱才华觐面许东床 | 感恩义真心虚左席 | ..... (185) |
| 第 32 回 | 亲上亲才郎求月老 | 喜中喜表妹作新人 | ..... (191) |
| 第 33 回 | 王进士挈家为县令 | 岑秀才奉旨作中书 | ..... (198) |
| 第 34 回 | 报喜信呆叔认重亲 | 问病源慈帏失二竖 | ..... (205) |
| 第 35 回 | 试奇文才子吐心胸 | 论往事英雄增气色 | ..... (212) |
| 第 36 回 | 探亲知真心劝豪杰 | 谒相国要语授英才 | ..... (219) |
| 第 37 回 | 试金殿犀管落珠玑 | 扰海疆倭寇为狼狈 | ..... (225) |
| 第 38 回 | 重义气千晨冒凶锋 | 救急难一身冲险隘 | ..... (232) |
| 第 39 回 | 叙旧事岑母动慈怀 | 结新知刘生显神勇 | ..... (239) |
| 第 40 回 | 投针芥归路稟慈亲 | 作书函临歧荐壮士 | ..... (245) |
| 第 41 回 | 红娘子得婿毕良姻 | 丑奴儿诉亲求说客 | ..... (252) |
| 第 42 回 | 发仓廩宁海救饥民 | 纠丑类青山放响马 | ..... (260) |
| 第 43 回 | 奉天旨县令擢城隍 | 设巧计夫人斩倭寇 | ..... (268) |
| 第 44 回 | 贪美色狭路丧凶徒 | 重英豪平台试武士 | ..... (277) |
| 第 45 回 | 重恩义客里寄双鱼 | 展雄威御前杀二虎 | ..... (285) |
| 第 46 回 | 岑御史遣将救吴门 | 刘副总统兵诛海寇 | ..... (294) |
| 第 47 回 | 现仙容一剑截魔头 | 奋神勇单骑擒积寇 | ..... (302) |
| 第 48 回 | 天缘合仙姥指迷途 | 恶贯盈倭奴逢杀劫 | ..... (310) |
| 第 49 回 | 度残喘一剑化金桥 | 建奇功九重锡蟒玉 | ..... (318) |
| 第 50 回 | 佛菩提兹灵普救度 | 雪月梅封赠大团圆 | ..... (329) |

诗曰：

纷纷明委乱离过，正见天心洽太和。

盛世雍熙崇礼乐，万方宁谧戢干戈。

妇勤纺绩桑麻遍，男习诗书孝友多。

野老清闲无个事，拈毫编出太平歌。

词曰：

世事浑如棋局，此中黑白纷争。

只须一着错经营，便觉满输尽。

祸福惟人自召，祸淫福善分明。

劝君切莫使欺心，暗有鬼神鉴证。

## 第 1 回

### 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何公子遇仙偕伉俪

却说为人在世，荷天地之覆载，食国君之水土，赖父母之养育，受师傅之教诲。所以这天地君亲师的大恩，自当焚顶朝夕，必须刻存心，思所报答。凡为臣尽忠，为子尽孝，恤孤怜寡，济困扶危，一切善言善行，皆可少报天地君亲师的大德，庶几不愧此生。若见义不为，悠悠忽忽，随波逐流，混俗和光，岂不将此生虚度？况现在的富贵利达，皆是祖父的遗泽，若自身再加培植，则子孙之流泽更远；若妄作非为，损人利己，不但上剥祖父之元气，下削子孙荫庇，则自身该祸，亦所难保。故太上云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”。佛经云：“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后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”此乃必然之理。即圣贤的经传亦无非教人以教悌忠信之事。然此中愚夫愚妇难以解究。惟有因查之说，言者当津，听者有味，无论贤愚贵贱、妇人女子，俱能通

晓，可以感发善心，戒除恶念。今有一段奇文，于中千奇百怪，到头天理昭彰，报应丝毫不爽，——说来，可以少助劝人为善之道；又见得天地之大，天奇不有，况情真事实，非比荒唐，请静听始末，不但可消闲排闷，且于身心大有裨益，即作一因果观之，亦无不可。

却说这段故事出在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一秀士姓岑名秀，字玉峰，祖贯金陵建康人氏。祖父岑源道，官至九江太守；父亲岑如嵩，中过一榜，因病早亡，寡母何氏抚育成人。这岑公子年方弱冠，生得天姿俊雅，禀性温良，事母至孝，且笃行好学，十六岁上即游泮水，甚慰母心。更喜驰马试剑，熟习韬略，尝自谓：“大丈夫当文武兼备，岂可只效寻章摘句而已。”因此论文之暇，便以击剑骑射为乐。家中薄有田产，只老仆岑忠夫妇，二人相依度日。祖父任九江太守时，一清如水，宦囊萧条。彼时有一所属县令侯子杰，因贪枉法，诬良为盗，招解到府，被岑公审出实情，据实将该县详参。不料这侯子杰恃有内援，且与上台有情，反揭岑公得赃得枉断，上司欲从中袒护，又恐难违公论，只得将那人重罪改轻，含糊结案。岑公见仕途危险，且禀性不合时宜，遂告病致仕。因此侯子杰记仇甚深，及岑公致仕后，又夤缘权要，不及二年，行取进京，历迁部郎。数年之间，出为江南巡按，因记旧仇，于未到任之先，即暗差心腹来察探岑家动静，及闻岑公已故，公子早亡，只有公孙在庠，孤儿寡妇，视同内肉，计图泄恨。及到任后，屡在各官面前诬说岑公当日勒他代赔官项银八百两，现有借券未偿，指望属官希其旨意起衅中伤，各官中有知其底里者，惟含糊答应而已。内有一府学教授徐元启，是岑秀的老师，平素最有相得，闻知此事，即暗地通信与岑生，令其早为防备，莫至临时失惜，并教他告游学远出，以避其锋。这岑公子亦常听母亲说及此事，不料如今正在他治下，又有代偿官项之言，势必借此起祸，孤儿寡妇何以支持？因与母亲商量，不如

依老师之言，暂离乡井，远避凶锋，此为上策。思量惟有母舅何式玉，家居山东沂水县之尚义村，可以往就，欲奉母亲一同前往。岑夫人道：“自你父亲去世，你还幼小无知，你母舅又多年不通音信，近日不知作何光景。倘若事出意外，他乡外省何处存身？”岑秀道：“母亲不须远虑，儿已计及，即母舅处或有他故，囊中尚可支持，暂为赁寓他方，亦无不可。况这巡按官限期一满，就要离任，待他去后，便可回乡，母亲但请放心。”老仆岑忠亦道：“大相公所说甚是，况他是一个炎炎赫赫的巡按，要来寻起我们的事来，如何了得？太老爷在日，执法无私，不徇情面，相交甚少，虽有几个同年故旧，已冷淡多年，不相关切，倘有不虞之事，谁来照应？还是避他的为妙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依你们前往。自从你外祖父母去世，我也时常记念你母舅，几番要打发你前去探望，因为你年幼。今趁此前往，得与你母舅一会，也慰了我夙愿。”当下商量停妥，即递了一张告游学的呈子，一面将家中一切托与岑忠照管，母子收拾细软，带了老仆妇梅氏，即日雇就船只。岑秀只有一个亲姑娘嫁与本此郑巡厅为妻，此夫之故，单生一子，已入赏门为人朴实，却有些憨耍，惟与岑秀两表兄最相友爱，当日晚间，前往一别。次日五鼓，即开船前往山东进发。

且说这岑秀的母舅何式玉也是世家旧族，父亲由两榜做了一任刑厅，在江西任上，遂与岑家联姻；后来致仕回家，不幸与夫人相继去世。家业虽然不大，尚可温饱度日。这何式玉为人潇洒，疏放不羁，且生平好奇，素有胆气，年已二十有七，名列黄宫，因连丁两艰，尚未婚娶，每念胞姐远嫁金陵，姐夫已故，几欲往探，因为家下无人，迁延不果。又见仕途倾险，遂无进之念，寻常惟与几个好友往还，无非以诗酒琴剑为乐。这一日，从平日最相知的通家世弟兄蒋士奇家赴席回来，时已薄暮，到得书斋，已觉微醉，呼小僮烹茶来吃了一杯，随宽衣解带，欲就安

寝，忽觉背后似有行动之声，即回头看时，却见一素袂女郎在后，手掠鬓鸦，嫣然微笑。何生蓦然看见，大吃一惊，及细看时，生得美丽动人，光艳夺目。何生素有胆识，自思此女非狐即鬼，因定一定神问道：“你是精，是鬼？请实说无妨。”女郎笑道：“请问郎君，妾如是鬼，郎君可畏惧否？”何生道：“人鬼虽殊，其情则一，倘情有所钟，生死以之，何惧之有？且请问小娘子姓名来历。”女郎笑道：“妾实告君：我非狐鬼，乃谪仙也。只因有过，暂谪尘凡，与郎有夙世之缘，故不避嫌疑俯就，若不见弃，且与郎君有益。”何生大喜道：“小娘子真神仙中人，今自屈来此，只恐我无福消受。纵然是鬼，亦当相恋，何况仙乎？”当时情兴勃然，随携手并肩，与之宽衣，只觉肌香肤滑，情荡神迷，互抱上床，极尽缱绻，何生从未入此温柔乡，而今真个销魂矣，因搂颈问其住居眷属。女郎道：“仙凡交接，大约要有夙缘，方能会合；若使无缘，断难相强。至于住居虽有，君亦难到，问欲何为？”何生道：“闻得亦有狐属之类，假托仙名，与人为崇者，中何缘故？”女郎道：“凡属精灵变幻惑人，亦常有之事，不足为怪。大抵缘至而合，缘尽而散。即或其人有夭折伤亡之处，原是基人命尽禄绝，并非若辈之崇。再或其人凶狂淫乱，故使若辈促其丧亡，如武三思辈，亦是数所使然。倘有人我无故伤残若辈，自然也有报复之道。否则，与人交接，有益于人处甚多。若其人根基本来深固，福禄绵厚，则若辈更可益以厚福；若其福德浅薄，即与这因缘会合，亦不能强而益之。”何生道：“据仙姊说来，与小生固属有缘，但恐我无福以当，将来究竟何以结局？”女郎沉吟未答，似有歔歔叹息之意，良久乃言：“郎君此时情意虽好，其中修短有数，不能预定。所虑郎君福禄浅薄，恐有中变；然此时尚早，不必过计。”何生亦不复问，两个枕上欢娱，稠缪备至。初则宵来昼去，继而终日不离，僮仆辈亦无嫌避，皆以“仙娘”称之。后来朋友辈知道，凡请见者，惊心夺目，无不

以为神仙中人。亦有固请一见而终不与见者，何生亦不能强；惟世交蒋士奇到来，便十分敬重，教何生款待尽礼，常说他是端人正士，后来功名富贵未可限量。至于操作井臼、女红中馈之事，无不尽美，真同伉俪，恩爱异常。两月之间，腹已有妊，年余即产一女，何生甚喜，遂无他娶之念。仙姊亦云：“郎君若能矢志不移，尚当为郎图一后嗣。”何生亦喜而唯唯。

大凡人生在世，富贵穷通、寿夭鰥孤，俱有定数，非人可能逆料。假若何生矢志不移，与这仙姊始终偕好，生子续嗣，岂不完美？总因少年情性，初时得此两人，便如获至宝；迨后习以为常，便觉司空见惯，又兼有三朋四友，口舌呶呶。有的道：“你是个名门旧族，岂可不选门当户对，正经婚娶？乃与一妖异为偶，岂不被人笑话？”有的说：“她虽然美好，终不知他来历，日后恐难保始终。”有的说：“纵然与你生育子女，到大来，人知道是妖异所生，谁肯与生姻婚配？”似此众口呶呶，言三语四，把一个何生弄得没了主意。这日因与心腹世交蒋士奇商及此事，要他定个主见。这蒋士奇是个豪迈之士，见他问及，便道：“情之所钟，固不能忘，但夫妇为人伦之始，原不可苟。如今正娶一房为嫡，她果是仙流，必不见妒。如此则情义两习。”何生听了，只是点头，自此遂有另娶之念。这仙姊亦早知其意，只做不知，听其动作而已。

却说何生有一族叔何成，年将望六，一生不务正业，惟以嫖赌为事，以致家业荡然。目前又无儿女，只夫妻两口度日。何生的父亲在日，亦常常周济与他，无如到手即空，难填欲壑；及到何生手里，是不能如先人看顾，斗米束薪亦屡屡照拂。自何生有仙姊，他从不能一见，心中愧恨。如今知道何生有人劝他婚娶，这日走来说起：“城中黄员外家一女儿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年才二九，女工针指无一不精，又是独养女儿，妆奁甚是丰厚。这头亲事我知详细，不可错过。”何生因知他是荒唐的人，难人凭信，

因随口应道“承叔父好意，但婚姻大事，尚容打听明白，再烦叔父为媒。”当日就留何成酒饭而去。次日何生因往相好处探访这头姻事，果与何成所说不差。因思若即请他作媒，恐又生出别故，不若竟烦蒋兄为媒，万无一失。当时主意已定，即央请蒋士奇作伐。那黄员外与蒋士奇又是相好，知何生是世族人家，且人的风雅，便已应许，选日行聘，择吉婚娶。诸事已备，直到行聘前一日，何生归家，对着仙姊欲言不语，自觉抱惭。欲待不说，事已成就；欲待说出，又恐见怪。正是：只因自不坚情意，莫怪人多说是非。究竟不知何生如何说出，仙姊果否允从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 2 回

### 拆姻缘仙姊失仙踪 病膏肓家人弄家鬼

却说何生将复娶的事，婉曲告诉仙姊，备言不得已的缘故。仙姊笑道：“这事我已尽知。从前原曾说过，数皆天定，不可预期。今郎既已另娶，正宜燕尔新婚。我若在此，恐新人疑忌，难以相安。”因将怀中女儿乳哺一饱，递与何生道：“这是你一点骨血，转嘱新人善为抚育，便如妾在一般。”言毕，抽身便走。何生一把拉住道：“仙姊意欲何往？”仙姊道：“缘至而聚，缘尽而散。我早已言过，何必再问？”遂绝裾而去，转瞬间形迹已杳。何生怀抱此女，若失魂魄，半晌方能移步。回到房中，看见遗簪剩珥，芳馥犹存，倍增惨切。但事已至此，悔亦无及，因着家僮即雇觅乳母抚育此女。况明日又是行聘吉期，诸事匆冗，幸有蒋生常在这边，事事照料。这何成因为不要他做媒，心中大不快活，因想日常还要仰赖些柴米度日，不敢使气，只得前来帮忙。到了次日，行聘过去，那边也有回盘礼数，不必细说，择定第三日迎娶。到第二日，女家即发妆奁过门。到了迎娶这日，自有许多亲友邻里到来贺喜，午间亲迎花轿到门。拜堂合卺已毕，款待亲邻。席散之后，回房细看新人，虽不及仙姊的容光美丽，亦有几分姿色动人。一宵佳景不表。这黄小姐亦知有奇遇之事，因向何生问其始末，何生一一细述：“如今现生一女，已有三周，取名小梅。”随呼奶娘抱来观看，却生得粉妆玉琢，酷肖其母。黄氏虽抚弄了一回，心中暗想，这终究是个怪种，大来谅无好处。随递与奶娘，略不经意。

这何生自娶黄氏之后，看其形容动止，不及仙姊远甚，又见

她不亲爱小梅，未免心中郁郁。且常常思想仙姊的风流蕴藉、动止随心，便象出神的一般。黄氏初时不大理会，后来见他光景，知他想念仙姊，因将言语盘诘。何生未免把衷典吐露。黄氏大不快意道：“你既如此贪恋妖妇，又何必另娶我来，不如找寻着她，问她一处去了好。”何生虽不回言，心中更觉不悦。这黄氏每日妖精长、妖精短的聒噪，小梅抱在面前也全不睬觑。一日晚间，夫妻两个正在房中絮聒，黄氏道：“我从不曾听见有仙人肯与凡人成亲的。她不过是妖孽，你却念念不忘。幸亏她去得早，若在身边，只怕连性命也要送在她手里了。如今留下这个妖种，恐怕大来还是祸根哩。”何生尚未回答，只听得黄氏哎呀一声，几乎跌倒在地，端的被人脸上打了一掌，分明听得有人说道：“我奉娘娘法旨，在此察听。你这贱婢甚是不贤，我娘娘与你并无嫌隙，你何故屡屡恶言伤犯？小姐虽非你养，也是何郎一点骨血，你视同膜外。全无一些恩义，情实可恶！以后好好照顾我小姐便罢，倘生歹心，教你性命不保！”黄氏明明听得对面说话，眼中却不见形影。何生亦大骇异，正欲动问，已觉杳然。黄氏脸上被一掌打得红肿了半边，吓得魂魄俱失，半晌不能言语。何生过意不去，将她搂在怀中，再三抚慰。自此以后，黄氏再不敢提起“妖精”二字，女儿虽不十分看顾，亦不敢以阴毒相加。荏苒流光，不觉又过了数载，谁知何生命中无子，黄氏也竟无喜信。小梅已是九岁，聪慧过人，四五岁上父亲教他读书写字，过目了然；女红针指之类，一看即会，有如夙习。何生珍爱过于掌珠。更有一桩奇异：凡与何生往来亲友，一见面就知他的贤愚贵贱、寿夭穷通，屡屡向父亲指说某人可以亲近，某人只宜疏远；且常愁父亲寿数不永，并乏后嗣，母亲又不得见面，时时暗中零涕不已。

却说人生修短，自有定数。这何生到三十六岁上，忽然抱病，日渐沉重，延医服药，总不见效。这小梅天性孝顺，十来岁

的女儿，竟与大人无异，见父亲病重，日夜服侍，衣不解带。黄员外夫妇也来看望。朋友中惟蒋士奇无日不至。请来各处名医调治，吃下药去，如石投水，毫无功效，淹缠枕席，两月有余，惟小梅日夜饮泣，不离左右。何生恹恹一息，自知病人膏肓，谅难医治，思想此身不曾做得一些事业，又与仙姊半途分拆，未能接续宗嗣，只有胞姊一人，又远绝音耗，族中无可托之人，黄氏少年无出，谅不能出守，女儿伶仃孤苦，依傍无人，想到此处，肝肠寸断，手捏住小梅哽咽不能出声，半晌说得一句“若了我儿子”，长叹一声，便然而逝。小梅哭得昏晕在地。黄氏也号哭了一场，便收泪料理衣衾等事。此时何成因见侄子病重，也日日在此相帮照料，幸喜棺木是蒋士奇早已为他备就，不致临时慌促。这何成早在覬觐之心，今见侄子已死，黄氏年少，家中无主，他就乔当家起来，事事专主而行。黄员外夫妇自女婿病时，常来看望，后来见病势沉重，黄媪就在此住下，帮女儿照管。今见女婿已死，家中无人，又见这何成事事专主，素知他是个无行之人，谅来没有出豁，暗与女儿商量：“你青春年少，又无子息，守亦无益，不如早为之计。”黄氏亦早怀别抱琵琶的念头，听了母亲的说话，恨不得即时改嫁，只为生人耳目难掩，且挨过断七再作理会，因暗将细软之物陆续运回。小梅纵然眼见，亦不敢作声。这何成已看在眼里，肚内寻思：我的老婆儿又是个病废之人，不能前来照管，倘黄家母女将财物细软席卷去了，我又无稽查，岂不是“糟鼻子不吃酒——枉提着虚名”？此时正在热丧，难以开口，又不能捉她破绽，只得隐忍不言。挨到首七，就便开吊，素常往来的亲朋邻里都来吊唁，少不得做些佛事，并款待亲邻。过了三七，就择日出殡，葬在祖茔，诸事草草完结。惟小梅日夜哭泣，甚是狼狈，孑然孤弱，痛痒谁关。

时光迅驶，已至断七。这日，黄员外备了桌席，到来烧纸，何成就将他留下。坐谈间，何成就开口道：“我侄儿不幸身亡，

又无子息。侄妇正在青春，相守亦非常计。如今遗下这个女儿，到大来虽是别家之人，也还要与她留个地步，不知亲家意下如何？”黄员外未及回答，这黄媪早从里边出来说道：“亲家说得甚是有理，我女儿年少，又不曾生育，纵要守节，亦无倚靠的人。方才你老人家所说，要与你孙子留个地步，倒象我们有什么欺心的意思。但是我家陪嫁妆奁，仍当取去，其余是何家的物件，一些不动。你老人家点收明白，好与你孙女作地步，你两老口也好相依过日，岂不两便？”何成道：“这话虽如此说，但里边的箱笼物件，不是我老拙多心，须要检点个明白，是你们陪嫁之物，听凭娶去，其余丝毫不得拿动，俱要留与这侄孙女过话的。”黄媪笑道：“说得极是，如今不请进去检点检点，大家释疑。”当下何成进去点看，也知细软早已运去，却没有对证稽查，难以争执，看来不过剩得些寻常首饰，散碎银两并衣穿等件。看罢，只说得一声：“我家侄儿难道只留下这点东西不成？”黄氏便接声道：“你侄儿无遗积，自从病起至今，这请医服药，衣衾棺槨、开丧发殡、待人请客，也不知用去了多少银钱，这都是你老人家亲眼看见，难道是假的。”黄媪又接口道：“你老人家不信，连我女儿的箱子都打开来看一看，省得疑心。”何成明知看亦无益，便随口道：“这也不必。”此时在何成的意思，不若教他今日就搬了出去，省得另日又多一番周折。这黄员外亦有此意，却一时不好出口，是黄媪说道：“今日既已说明，省得你另日又要过目，不如就搬了出去，倒觉两便。”何成听说，正中心怀，便道：“亲母说得甚是爽利，倒是这般的好。”当下就吩咐黄宅带来的家人，将应搬之物尽行搬去，晚间叫了两乘小轿来，黄氏不免向灵前号哭了几声，又在头上拔下两根簪子，递与小梅做纪念。此时小梅如天打雷惊一般，哑口无言，只是悲泣。黄氏遂拜辞何成，同黄媪上轿去了，黄员外亦作别归家。这黄氏后来再醮了个浮浪子弟，把妆奁所有的弄得罄尽，呕气而亡，自不必说。

却说这何成自黄氏搬去，就如拔了眼钉，甚是快活。次日就把他病老婆儿搬来同住，将房中所有，尽行搜检在身边，把些言语哄骗小梅。这小梅虽然年幼，心中却十分明白，但事势如此，亦无可奈何，常对镜看见自己目前气色不利，暗自悲泣而已。这何成手头有了些东西，旧时毛病复发，不是去续旧娼，便是去寻熟赌。你想这有限的东西，如何禁得他挥洒，及银钱用尽，便将首饰衣服变卖，后来连家伙什物也渐渐变卖尽了，就思量要变卖地土。原来何氏所遗地土不及两顷，先将契券质银嫖赌，后来就找卖与人，本来值十两一亩的地，不过卖得个七折银钱到手，仍在赌场妓馆中撒漫而去。日往月来，不觉又是三个年头，将家中所有弄个罄尽。此时小梅年已十三，看见这般光景，虽在何成面前劝过多次，犹如耳边风，全不理睬。又不及半年，把房屋也变卖了，另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居住，这病老婆又死了，买棺盛殓之外，一无所有。再过两个月，看看弄得衣食不周，就思量到小梅身上来了。正是：饱暖不禁淫念起，饥寒便觉盗心萌。不知何成如何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